

惊世名作《笔记本》作者新作
1998年《纽约时报》头名畅销书
大明星罗伯特·雷德福将其搬上银幕

瓶子里的爱情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 著
○ 邹海仑 蔡曙光 / 译

外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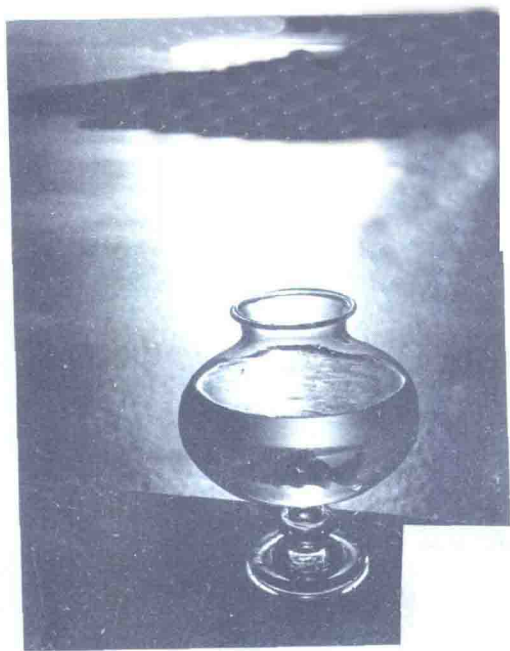


MESSAGE IN A BOTTLE

瓶子里的爱情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著

邹海仑 蔡曙光/译



MESSAGE IN A BOTTLE

外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瓶子里的爱情/(美)斯帕克思(Sparke, N.)著;邹海仑,蔡曙光译, -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9

ISBN 7-119-02467-1

I. 瓶… II. ①斯… ②邹… ③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4864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8-2790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Copyright 1999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瓶子里的爱情

作 者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译 者 邹海仑 蔡曙光

责任编辑 曾惠杰 张勇

封面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320579(总编室)
(010)68326644-2529(中文编辑室)

印 刷 北京印刷三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140×203 毫米)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印 张 10.25

版 次 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119-02467-1/I·600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幕

在一个温暖的夏日黄昏，一个瓶子被人从甲板上扔了下去，几个小时后倾盆大雨沛然而至。和所有其它瓶子没有什么不同，这个瓶子也很脆，如果从几米高的地方掉到地上，也会摔碎。但是这个瓶子是被人很好地封上了口，并扔进了大海，所以它就成了人们所知道的最经得起风浪最适于在海上漂流的东西。它能够穿过一场场飓风和热带风暴安然漂流，它能够在足以致人死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上下起伏。于是，它就成了装在它肚子里的那封信的理想寓身之所，而那封信当初被它的主人发送出来是被寄予厚望，要完成一项使命的。

像所有被扔进大海，听任汪洋狂肆的意志摆布的瓶子一样，它的旅程是人们无法预料的。海风和洋流在决定这些漂流瓶的去向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暴风雨和冰山的碎片也会改变它的航程。偶尔，一张鱼网会挂住这个瓶子，带着它朝着与它原来漂流的方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走 30 多公里远，结果是，两个同时被扔进大海的瓶子，最后会远隔着一个大陆的距离，甚至会一个在地球的东面，一个跑到地球西面去了。人们无法预料一个漂流瓶最后的归宿，这也是它的神秘之处之一。

自从有了海上漂流瓶以来这种神秘之处就一直使人们为之着迷，有一些人曾经极力想要更多地了解这种秘密。

1929 年，一群德国科学家曾经着手探寻一个特殊的海上漂流瓶的航程。这个瓶子被扔进南印度洋，瓶中装着一个便

条，要求发现它的人记录下它被冲上岸的地点，然后再把它扔回到大海里。到1935年，它已经环绕了世界一周，大约航行了23000公里，这是有正式记录的最远的距离。

漂流瓶中的信被人们载入史册已经有很多个世纪了，其中包括一些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在18世纪中叶，用一些装有信件的漂流瓶搜集到美国东海岸洋流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些知识直到今天依然有用。甚至现在美国海军依然用一些漂流瓶来搜集关于海潮和洋流的情报，这些漂流瓶经常被用来探测泄漏石油的走向。

古往今来，利用漂流瓶传递消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关于1784年的一个年轻海员的，他叫松山。当时他在自己的船只失事沉没之后，被困在一个珊瑚礁上，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淡水。他在死以前，把自己的遭遇刻写在一个木头片上，然后把这封信封在一个瓶子里。在这个瓶子被抛进大海、任其漂流150年以后，1935年，这个漂流瓶被波涛冲上了日本的一个小小海边渔村，而那里正是松山出生的地方。

然而，那个在一个温暖的夏日黄昏被扔进大海的瓶子，既没有盛着海难沉船的消息，也没有被人用来探测四海绘制海图。但是这个漂流瓶里的确装着一封信，这封信将永远改变两个人的命运，如果不是这封信，这两个人根本不会相遇，由于这个缘故，这封信可以被称作是一封命中注定的信。盘旋在墨西哥湾附近的高压体系形成的一次次海风驱使，使这个漂流瓶向着东北方向缓缓地漂流了六天。在第七天，风住了，这个漂流瓶瓶头直指向东，并且最终踏上了通往墨西哥湾洋流的路，在墨西哥湾洋流的裹挟之下，它加快了漂流的速度，开始以几乎每天100公里的速度向北航行而去。

在这个漂流瓶上路两周半以后，它依然随着墨西哥湾的洋

流漂流着。但是在第十七天，另一场席卷整个大西洋中部的暴风雨勃然大作，强劲的东风足以驱使着这个漂流瓶离开了那股洋流，使它开始向新英格兰漂去。没有了墨西哥湾洋流的推动，这个漂流瓶航行的速度开始减慢下来，它漂流的方向时时改变着，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路线在马萨诸塞海岸附近漂行了五天，直到它被约翰·黑尼斯撒下的鱼网挂住为止。黑尼斯发现这个漂流瓶被千百条噼叭跳动的鲈鱼包围在中间，他一边检查着自己的捕获物一边把这个瓶子扔在了一边。万幸的是，这个瓶子并没有破裂，但是黑尼斯很快就把它忘在了脑后，于是，在这艘船返航驶向科德角湾的过程里，这个漂流瓶在这天下午的其余时间里，一直被扔在靠近船头的地方，直至黄昏。到晚上八点半，这艘船驶进了科德角湾安全的范围之内时，黑尼斯一边抽着一支香烟一边磕磕绊绊地再次从这个瓶子上迈过去。因为此时天上的太阳已经西沉，他捡起这个瓶子的时候没有看见它里面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于是他没有再看第二眼，就把这个瓶子扔到了船舷外面。沿着这个港湾排列着无数个小村庄，因此毫无疑问，这个瓶子将被波涛冲刷到其中的某一个那里去。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马上发生。这个漂流瓶被海潮推动着来来回回地漂了几夭——似乎在对自己的道路作出选择之前在下着决心——最后它终于被冲上查塔姆附近的一片海滩。

这样，这个漂流瓶在经过了长达 26 天和 1030 公里的漂流之后，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旅行。

第一章

十二月的寒风在呼呼地劲吹，特里萨·奥斯本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凝神眺望着茫茫的大海。她刚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沿着海滨散步，但是当他们注意到那满天的乌云，便纷纷离去了。此刻，她发现海滩上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她环顾周围的景色。那辽阔的大海，反映出天空的色彩，活像一块青灰色的流动的铁板，滚滚的波涛前赴后继不断地冲刷着海岸。沉重的乌云正在缓缓地向海面上压来，蒙蒙的雾气变得越来越浓重，使海平线已经消失在一片苍茫之中。如果换一个地点换一个时间，她也许能感受到周围那种雄浑苍凉之美，但是此刻当她站在这片海滩上，却意识到自己对这种造化之美竟然毫无感觉。相反，她倒是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真的来到这里，似乎整个事情无非是一个梦。

她是今天早晨驱车来到这儿的，不过她对自己的那段旅行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当她作出来这里的决定时，曾计划在这里过夜。她已经作好了各种安排，甚至期待着能度过一个远离波士顿的宁静之夜，但是当她看着那波旋浪涌惊涛蔽空的大海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想留下来过夜。她决定做完那件事情后就驱车回家，无论天有多晚。

特里萨拿定主意后，开始缓慢地向海水走去。她的臂下夹着一个手提包。这个包是她早晨细心装好的，确信没有遗忘任何东西。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带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告诉他们

今天她要干什么。她只是说她要去做一番圣诞采购活动。这是一个绝妙的理由，虽然她确信如果她把实情告诉他们，他们是会理解的，这次旅行她不想有任何人和她在一起。上路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她希望结束的时候依然如此。

特里萨叹了一口气，看了一下手表。很快海面就要起浪了，那时她将完成那件事情。她在一个看上去很舒服的小沙丘上找了个地方，然后坐到沙子上，打开了那个包。她翻了一下，找到了要找的那个信封。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慢地打开了封口。

信封里有三封信，都细心地折叠着，这三封信她已经读了无数遍。她把信拿在面前，坐在沙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三封信。

在那个包里还有别的东西，然而她现在还不想看那些东西。她的目光依然集中在那三封信上。他写信的时候用的是一只自来水钢笔，信上在一些地方有钢笔漏水造成的污迹。信纸的右上角有一艘帆船的小插画，由于岁月的流逝，信纸在一些地方开始褪色了。她知道总有一天那上面的文字会读不出来的，但愿过了今天以后，她会把它们封存在记忆深处。

她读完了信以后，像刚才拿出来时一样又小心地把它们插回到信封里。她把信封放回包里，然后，她又看了看海滩。从她坐的地方，她能够看到海滩的尽头。

她能够清晰地回忆那个夏日早晨的景象。那是美妙的一天。天亮时她一直在慢跑着，耳边谛听着燕鸥清晰嘹亮的叫声和细浪轻柔地拍打着沙岸的声音。即使她在度假的时候也总是很早就起来跑步。由于天未大亮，她总是不得不留心看看自己要去的地点。几个小时以后，这片海滩将被无数旅游者挤得满满的，他们在新英格兰热辣辣的太阳底下，躺在大毛巾上，吸

收着太阳光。科特角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熙熙攘攘，但是绝大多数度假者喜欢睡得晚一点儿，而她喜欢那种在退潮留下的坚实而光滑的沙地上慢跑的感觉。与城里的人行道不同，这沙地看来十分舒服，她知道自己的膝盖不会发疼，但是在水泥马路上跑过之后，有时候膝盖却常常发疼。

她一向喜欢慢跑运动，这是她从越野跑和中学的田径场上养成的习惯。虽然她不再参加任何竞赛并且很少测定自己跑步的时间，但是现在跑步成了她能够独自思索的很少的时刻之一。她把它的看成是一种静思和反省，这就是她喜欢独自跑步的原因。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喜欢成群搭伙地跑步。

尽管她很喜欢自己的儿子，但是她也同样喜欢凯文不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每位母亲都需要一段休息的时间，她指望自己在这里度假的时候能够舒舒服服地享用这种时刻。没有晚上的足球赛和游泳赛，没有耳旁轰然作响的音乐电视节目，没有需要帮忙的家庭作业，没有当儿子的腿抽筋时不得不半夜三更爬起来去安慰他那种事。她在三天以前把他送到机场，去赶一架飞往加利福尼亚的班机，去看望他的爸爸——她的前夫，当时经她提醒之后，凯文才想起还没有和她拥抱和吻别。“对不起，妈妈。”他一边搂着并亲吻她一边说道，“我爱你。别太挂念我，好吗？”然后，他转过身去，把机票递给飞机乘务员，几乎是一下子就钻进了飞机，连回头看看都没有。

她并没有因为他几乎忘记和自己吻别而责怪他。他已经12岁了。正处在一个有些尴尬的阶段，当他想到要和自己的妈妈当众拥抱亲吻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太“酷”。此外，他的心思全在一些别的事情上。自从去年圣诞节以后，他一直期待着这次旅行。他和他父亲将到科罗拉多大峡谷去，他们将沿着科罗拉多河顺流而下在漂流中度过一周的时光，并且最后要到

迪斯尼乐园去玩。虽然凯文这下一走就是六个礼拜，但是她知道他和他父亲共度的时光对他有好处。

自从三年前她和戴维离婚以后，他们俩的关系相对说来还不错。虽然他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丈夫，但是对于凯文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他从来没有忘记给凯文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他每周都打电话来，而且一年里总有几次不辞辛苦横穿全国的旅行只是为了能和儿子过个周末。此外，当然还有法院规定的那些探访——每年夏天六个礼拜、每隔一年的圣诞节、复活节学校放假的时候各一个礼拜。戴维和新妻子安妮特尽管又有了孩子，但是凯文非常喜欢她，在他回家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生气或后悔过。事实上，他通常总是着迷地讲起他的旅行和他感到的快乐。有时候特里萨对此总是感到一种嫉妒的痛苦，但是她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掩饰着这种情感，不让凯文觉察到。

她在海滩上步伐稳健地跑着。她知道，戴安娜会等着她结束了跑步再开始吃早饭——而布赖恩已经走了——特里萨期待着对她的拜访。他们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俩现在都年近 60 了——但是戴安娜是她最好的朋友。

戴安娜是特里萨工作的那家报纸的主编，多年来她和她的丈夫布赖恩年年到科特角来。他们总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渔夫之家饭店。当她知道凯文到加利福尼亚去看他的父亲，度过一个美好的暑假的时候，便坚持要特里萨和她一起来科特角。“布赖恩一到这儿就是每天打他的高尔夫球，我喜欢有人陪陪我，”她说，“此外，你留在城里能干什么呢？你应该走出那套公寓出来散散心。”特里萨知道她说的是对的，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她终于接受了戴安娜的建议。“我太高兴了，”戴安娜带着一脸胜利的笑容看着她的脸说，“一到那儿你就会喜欢上。

它的。”

特里萨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度假的好地方。渔夫之家景色十分幽美，是一所经过翻建的船长的房子，它坐落在一块俯瞰着科特角湾的悬崖边上。当她远远看见那栋建筑的时候，便放慢了脚步。她和那些年轻的跑步者不同，他们总是加快速度冲向终点，而她则宁可逐渐减速，使自己更舒服一些。在 36 岁的年龄上，她的体力恢复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快了。

随着她的呼吸变得平缓下来，她开始考虑这一天其余的时间该怎么过。为了度假她带来了五本书，这些书都是她去年就想要读的，但是一直没有读。似乎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不仅是因为凯文和他那永远无穷无尽的精力，要应付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儿，也肯定不仅是因为所有那些堆积在她案头的工作。作为《波士顿时报》的综合栏目撰写人，她经常处于每个星期出三个专栏的最后限期交稿的巨大压力之下。她的绝大多数同事以为她干这件事情易如反掌——只不过是打字机敲打出 300 个词儿，到日子交活儿——可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为人父母后仍要经常保持有独创性的想法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她想要通过报业辛迪加把文章进一步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她的专栏“现代父母”已经出现在分布于全国的六十多家报纸上，虽然绝大多数报纸只是在固定的某一周里出一两期她的栏目。因为这种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只不过在 18 个月以前才开始，所以她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还是一个新人，她甚至经受不了为期几天的“终止”提供稿件的损失。在大多数报纸上专栏的空间极为有限，有成百上千的专栏作家都在竞争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位置。

特里萨放慢脚步，慢跑变成散步，并且最后停了下来，这时一只来自里海的燕鸥在她头上盘旋。湿气更浓重了，她用小

臂擦着脸上的汗水。她做了一个深呼吸，并且憋了一小会儿，然后把气体呼出去，这时才眺望着海面。因为时间还早，大洋依然保持着暗灰色，但是只要太阳再升高一点儿，那色彩就会大变。它看上去是那么迷人。片刻之后，她脱掉了鞋和袜子，而后走向水边，让细浪漫过她的双脚。海水令人神清气爽，她来来回回地趟着水，消磨了几分钟。她突然高兴起来，因为前几个月她抓紧时间多写了几篇专栏文章，所以她这个礼拜完全可以把工作抛在脑后。她不记得最后一次自己身边不用带着一台计算机或者不用去参加会议或者去赴约是在什么时候了，现在能够从办公桌旁摆脱开一会儿，真使人感到自由自在。那种感觉就好像她又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就好像她刚刚走上社会时一样。

真的，她知道家里有几十件事情要去做。浴室早就该贴墙纸了，好和现在的情况相适应，她房间墙上的那些钉子孔也需要用抹墙粉堵上，公寓的其余部分也需要用一些调和漆刷刷了。两个月以前她就买好了墙纸和一些油漆、毛巾挂杆和门把手，一个新的梳妆镜，以及她进行美容护理所需要的各种工具，但是她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开装那些东西的包装盒呢。下个周末已经预定好有一些事情要做，虽然每个周末都像工作日一样繁忙。她买来的那些东西依然放在她把它们带回家来的那些购物袋里，放在吸尘器后面，每次她打开壁橱的门，它们都似乎在那里嘲笑着她当初的那些美好的设想。她暗自想到，也许她回家以后……

她转过头去，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海滩下面不远处。他岁数比她大，大约 50 岁上下，他的脸晒得黝黑，似乎是常年住在这里的人。他看上去并不打算移动——他只是简单地站在海水里，让它冲击着他的双腿——她注意到他的双眼都闭着——似

乎他正在享受这个世界的美而根本无须去看着它。他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裤腿挽到膝盖处，那件舒适的衬衫随意地塞进裤腰里。当她看着他的时候，突然希望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如果没有别的世俗的愿望而走在海滩上将会是什么滋味呢？如果远离波士顿的奔忙和喧嚣，每天都来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只是欣赏着生活所给予的东西，那将会如何呢？

她模仿着那个男人的样子，走到水里更深一点的地方，希望体会一下他所感觉到的任何感觉。但是当她闭上眼睛，她所想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凯文。上帝知道，她想要和他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她的确想要更耐心一些。她想要能够坐下来和凯文聊天，或者没有外人只和他一起玩，或者只是和他在一起看电视，而不是感到必须从躺椅上站起来去做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有些时候当她向凯文强调说对她而言他高于一切，家庭是她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时，她感到似乎有一点儿虚假。

但是，问题是永远有一些事情要去做。盘子要清洗，浴室要打扫，养猫的盒子要清理；汽车需要检修，脏衣服需要洗，各种帐单得支付。尽管凯文通过打短工帮了不少忙，他因为学校、朋友以及他的其它各种活动，简直和她一样忙碌。正因为这样，杂志来了往往没读就直接进了垃圾箱，想写的信总是没有写，有时候，在一些像眼前这样的时刻，她总是在发愁自己的生活正在从自己的身边溜过。

但是怎么来改变这一切呢？“及时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她母亲总是这样说，但是她母亲却从来没有不得不在外面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强壮、自信又总是让人担心的儿子，而且这个孩子没有父亲的照顾。她不理解特里萨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那些基本的生活压力。她的妹妹珍妮特也不理解，珍妮特是踏着她们

母亲的脚印走过来的。她和她的丈夫婚姻幸福，一起生活了将近 11 年了，他们那三个出色的女儿就证明了这一点。爱德华并不是一个杰出的男人，但是他老实巴交，努力工作，他使自己的家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珍妮特用不着出去工作。有时候，特里萨常常想自己也许 would 喜欢这种生活，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专业。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戴维，因为她离了婚。到现在有三年了，如果算上他们俩分居的日子，就有四年了。她并不因戴维的所作所为而恨他，相反她倒是因为他受到的伤害而感到关切。私通，无论是一夜风流还是长相厮守，她都不能容忍。尽管他后来的婚姻没有一个超过两年，但这也并不使她心里好受一点儿。信任的破裂是无法弥补的。

戴维在他们分居一年以后搬回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并且在几个月之后遇到了安妮特。他的新婚妻子对宗教十分虔诚，她逐渐使戴维对教会感兴趣起来。戴维一辈子都是个不可知论者，他似乎总是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生活中更有意义的事物。现在他定期到教堂去，实际上和牧师一起成了教徒们的婚姻问题顾问。她经常感到好奇，他怎么可能反复对一些人说他做过的那些事情，而且，如果他自己都无法控制住自己，他又怎么能去帮助别人？她不知道，实际上，她也不在乎。她只是因为他依然对自己的儿子感兴趣而感到高兴。

很自然，一旦她和戴维脱离了关系，她与很多人的友谊也就结束了。现在她已经不是一个有夫之妇，似乎她也就脱离了朋友们的圣诞节晚会和后院烧烤聚餐活动。虽然有些朋友还记得她，她从她的录音电话上听到他们打来的电话，朋友建议安排一次约会一起去吃午饭，或者请她来吃晚饭。她偶尔会去一下，但是通常她总是婉言谢绝。在她看来，这种友谊再也不是

从前那个样子了，事情变了，人也变了，人间的事事依然在窗外发展向前。

自从离婚以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约会。并不是因为她缺少吸引力。她还是很动人的，人们经常这么告诉她。她长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修剪得长度刚好在肩部以上，她的头发像蛛丝一般平直。她的双眼是棕色的，这是她相貌中最经常受到人们赞赏的部分，当她在室外的时候，她的那双棕色的眼睛总是在光线中发出一种淡褐色的光亮。由于她每天跑步，她的身材长得非常健美匀称，她看上去没有实际岁数那么大。她也并没有感到老，但是当她在晚上照镜子的时候，她似乎看到了在自己身上年岁在一天天大起来。在她的一个眼角附近出现了一条新的皱纹，一根灰发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还有，在跑步的时候经常显露出一种疲倦之态。

对于她的这种想法，她的一些朋友都认为她是在发神经。“你现在看起来比前几年好得多。”他们坚持这么说，而且她还注意到在超级市场的售货通道里总有一些男人看着她在货物间穿行的身影。但是她已经不是，而且再也不会是22岁的姑娘了。而且她即使能够，她也不想恢复那个年龄了，有时候她心中暗想，除非她能够同时获得更成熟的头脑。如果她没有更成熟的头脑的话，她可能会找到另一个戴维——一个英俊的男人，这个男人带着潜在的伪装渴望着生活中的各种美好的事物，而其实他不过是按照惯例不得不作出这种伪装的。但是，该死的是，那些惯例很重要，特别是在婚姻上面。这些惯例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突破的惯例。她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突破这些惯例，她的妹妹和妹夫没有突破这些惯例，戴安娜和布赖恩也没有突破这些惯例。为什么他却一定要那样做呢？她站在拍岸的浪花中搞不明白，为什么，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她的

思想总是一再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

她怀疑这与那个事实有关系，当离婚文书最终送达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生命的一些部分已经死去了。她所感到的那种最初的怒气已经转变成了悲哀，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别的某种东西，几乎是一种含混的迟钝和冷漠。虽然她还是经常想起这件事，但是它对于她来说已经变得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似的。每一天似乎都与前一天完全相同，她在其中只是有着不同的烦恼。大约在一年以前，有一次，她坐在书桌前整整 15 分钟，只是为了要回忆起自己刚才做过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事。她什么也想不起来。

最初的那几个月对于她来说日子很艰难。当怒气已经消退以后，她并没有感到急于想报复戴维或者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自己感到悲哀。即使有凯文始终在她身边，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个事实，她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绝对地孤独。曾经有一小段时间，每天夜晚她只能睡着几个小时，她在工作的时候，时常不得不离开书桌，坐到汽车里去哭一小会儿。

现在，三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她实在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像当年爱戴维那样再去爱任何人了。在她情窦初开的时候，戴维在她们的的女大学生联谊会露面了，他使她一见钟情。那时候，在她豆蔻年华的时候爱情看来是那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那么强而有力。她夜晚躺在床上常常思念着他睡不着，那时当她在校园里漫步的时候常常面露微笑，使那些看见她的其他人不由得也向她报以微笑。

但是爱情转瞬之间就这么荡然无存了，这是她终于发现的事实。在多年之后，一种与她预想的不同的婚姻出现了。她和戴维都长大了，并且分手了。要想起最初把他们俩吸引到一起

的那件事已经变得很难了。回首当年，特里萨感到戴维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她无法指出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男女之间关系的火苗熄灭以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对于他来说，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在一家影像商店里的一次偶然相会，一段交谈，导致了他与那个女人一起去吃了一顿午饭，并且最后使他们走进了遍布于波士顿广大地区的许多家旅馆饭店。

不光彩的是尽管发生了那种情况，但是有时候她依然怀念他，或者不如说是怀念他身上的那些长处。因为嫁给戴维让人很舒服，就好像一张她睡了多年的床。她已经习惯于自己身旁有另一个人，只是对他去说或者听他在谈。她已经习惯于清晨在煮咖啡的香味中醒来，而且她怀念那种在公寓里有另一个成年人存在的情况。她怀念很多东西，而她最为怀念的是那种来自相互拥有的亲密感，以及那种在紧闭的房门后面对另一个人悄声耳语的快乐。

凯文还没有成熟到理解这一切的程度，虽然她发自内心地深深地爱着他，但是那种爱并不是她此刻想要得到的爱。她对于凯文的感情是一个母亲的爱，可能这是一种最深最神圣的爱。即使是现在，她也喜欢走进他的房间，在他睡着以后，只是坐在他的床上，看着他。当凯文的头放在枕头上，被子包裹着他的身体，他看上去永远是那么安详，那么美丽。在白天的时候，他总是在不停地活动着，但是在夜晚，他一动不动，他的睡相总是在她心里唤回他还是个婴儿时的那种感觉。但是即使这种感觉，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一旦她离开他的房间走到楼下，她就只有一杯葡萄酒和猫儿哈维来做伴了。

她依然梦想着和什么人跌入情网，梦想着有人会把她搂在怀里，使她觉得她是他唯一的心肝儿宝贝儿。但是如今要遇到